

巴金在三八线上

侯炳茂

头顶早春的阳光，翻过一座座山峰，穿过一道道峡谷，巴金带领赴朝访问团的同志在大山里行进，崎岖的山路阻挡不住他奔赴前线的步伐。在巴金看来，硝烟弥漫的三八线，是人民作家必须登临的高地，也是文学创作的源头。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日，国内一批文艺工作者，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全国文联和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的赴朝访问团，个个身着和志愿军一样的服装跨鸭绿江。著名作家巴金是这个团的负责人，队伍中有黄谷柳、白朗、罗工柳、王莘、胡可等同志，为了防空袭他们趁夜色冲破敌机封锁线，来到三八线西段我们十九兵团指挥部。

当年巴金比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年长几岁。一见面，巴金向兵团首长提出到前线连队住些日子。那里打得还很激烈，许多阵地是刚刚夺过来的。

首长指派文工团团长张文苑陪同，再三嘱咐一定要保护好巴金同志的安全。

经过研究，出发时间选在黄昏之前，太阳还有一半多高，巴金换好黑色矮腰胶鞋出发了。刚过公路，突然天空像被一下子撕裂开，地在颤动，巨响震耳。背后山沟里有炮弹爆炸，前方也有炮弹爆炸。几团黄烟腾空而起，炮弹呼啸声在头顶飞过，人们的神经紧张起来。“敌人在封锁道路！”往前，往前走！跑步冲过封锁线！”

巴金很镇定，步履如常，听到领队的许副团长短促有力的话，也拔腿跑起来。通信员领头跑进一条交通沟。沟又深又宽，沟底深褐色，湿润，散发出土味。炮弹还在附近爆炸，沟沿上的浮土被震得往下散落。

这是前线高地阵地。连长向巴金细说了敌情：上个月，河东还是李承晚的陆军第一师，现在换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火炮比李伪军的多几倍。我们在秋村消灭了他们一个连，看样子他们得猛烈报复一阵子，还去前沿连队吗？巴金听了不肯却步。

夜里下了蒙蒙雨。早晨有雾，总可以起点遮掩作用，于是确定早饭后出发。

刚出洞子登上平台，炮兵观测班长来报告：敌人有五辆坦克，到了六十七高地后山上，封锁了山下公路。

许副团长沉思了一会儿说：“巴金同志，前沿连队在这里差不多，我看不用去了。”巴金向前跨了一步，仍是那么温和地说道：“不见一线的指战员，无法了解体验他们的战斗事迹，作家创作不能凭空想象。还是去看看看好。”许副团长劝阻无效，只好说：“好！事不宜迟，出发！”

到了炮连交通沟尽头，雾已散了。只见前面

岁月如歌

黄澄澄一片大



1952年春，巴金和194师某团领导合影。左一为张文苑。

开阔地，小草零零落落，炮弹坑一大片。

“快过！”许副团长领头跳出交通沟。走了二百多米，敌人开炮了！爆炸声从背后不远的地方传来，许副团长挽起巴金的右臂，助跑起来，汗水从他们鬓角上流下来，那片密密麻麻的弹坑已远远抛在身后。

向右拐了，面前要过没有铁轨的铁路了，这是敌人多种火器重点封锁区，大家来了一次百米赛跑，一溜烟似的冲了过去。“看到他们了！”巴金很高兴。

原来山下几个战士正修补被炸坏的交通沟，有的插标杆，检查射向。他们看见大白白天从后面上来了人，高兴地唱起歌子：炮火震荡着我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中朝人民亲如兄弟，并肩作战打击敌人……歌声在山洼里回荡。

坑道口到了，连长、指导员放下工作接待巴金，特意从坑道厨房里端来洗脸热水。他们都是打过来五次战役的老战士，入朝一年多，第一次见到祖国来的亲人，兴奋得不知该怎么说，巴金刚拿起毛巾，就听到一连串的问候：“祖国人民都好吧？”“毛主席身体健康吧？”巴金一一回答。许副团长到外边看了阵地，问巴金：“是不是到各班去看看？”

坑道是凹字形的，出口外边是机枪掩体。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连防御阵地最前沿。战士握着枪从射击孔目不转睛观察敌情。巴金从射击孔向外看得清清楚楚。河东岸阴森、凄凄，山腰部黑洞洞，身边的战士告诉他，那是敌人的工事。山梁上矮矮的松树林，一动不动……巴金看着看着说了声：“敌人！”的确，有两个戴钢盔的从松林里跑出来，到了他们前面山洼上的位置。

最是多情故乡雨

方华敏

只有这里才能触摸到久远岁月里的温暖。

曾经有人把古镇比作这个时代仅存的孤本诗集，悄然被人遗忘。然而“问安”这个写尽义气的名字，却独具风情、美丽千年。从新石器时代，到楚国贵族故园，再到关云长“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这里早已是最迷人的乡镇、最感人的忠义两全之地。她用一个个别号与古老的辉煌对接，使问安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也有头。池塘、小溪分布散开，清水绿影，明澈虚静，驻足便能感到水的清凉；漫步阡陌，便能闻到油菜花的清香。古人“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诗句，怎么能与眼前的景致相比呢？当我习惯了北国的寒冷、都市的喧嚣，今日沉浸在这安静淡泊，既有旧时韵味，又有清新活力的南国之春里，心底便生出百般感慨，原来

春日迟迟雨霏霏。年少的我踏过门前泥泞的土路朝学校走去。关庙山的油菜花、青青麦苗、淡紫色紫云英，如一道屏风光彩地将问安中学拥入怀中。甜甜的女生们穿行花间，细碎花瓣洒落身上，笑容拂过脸庞，陶然拍下的帧帧黑白照片，却无法显影青春衬托的一片灿黄。然而清静密切间所泛起的流光酝酿出的诗语密语和美感，把朴素、简单的学生生活，映照得透亮。那时，我们全然不知这片如此柔软而坚韧、融入人希望的平壤土地之下，交融着天地凛冽之气，深埋着古物、遗存、古典诗意，以及更深层的价值意涵。

敌人有活动！许副团长带巴金离开了机枪掩体，顺交通沟走去。这里只要一挺身，踮脚，可以把敌人阵地的一切尽收眼底。霎时，阵地上响了两声炮，许副团长说：“这是我们的迫击炮在试射，连长担心敌人的炮火会还击，让巴金进坑道去。”

巴金刚坐在坑道的小油灯下，就掏出本子写。

果然，美军的炮很快打了过来。炮弹炸起的硝烟、尘土、砂石一下子扑到洞口，剧烈的响声和震动仿佛把整个山吞下去。巴金的头顶、背后都有砂土落下，他把眼镜推上额头，手里的黑杆钢笔仍在不停地写着，像是捕捉到了什么新东西，目光更加专注。

敌炮停了，战士们冲出坑道修整被炸坏的工事，巴金想到阵地上看看，到了洞口看到迎门的“钢铁战士洞”两旁有对联，写的是：出枪林入弹雨不怕流血牺牲，为正义反侵略保卫世界和平。横批是：一人吃苦万人幸福。

巴金正要把对联抄在本子上，旁边洞里出来个性格豪爽的老战士，向巴金打招呼，巴金愣了一下。原来这位战士是团里侦察员，他把挖的美制地雷拆掉撞针，抱了几个雷管，往桌子上叮叮咣咣一放，绘声绘色地向巴金和黄谷柳、王莘同志等讲了他和几个同志侦察地形的情景。

巴金来到在廖川洞的指挥所。二十多岁的年轻团长兼政委张振川在山下迎接：“欢迎作家首长！”巴金微笑着对张团长说：“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张团长向他介绍：红包山原是敌前哨阵地，由于敌我激烈争夺，不断遭到炮火袭击，青山变成红山，因此战士们叫它“红包山”。我团连着三

夏日永昼，暑假来临。我不再如儿时躺在外婆家树荫下听蝉的鸣唱，冗长午睡。田野纵横的阡陌，刻下我年少的脚印。水旱田亩，留下我小小身板弯成的优美弧线。翻涌的稻浪点缀八月的晴空，舞出一幅绝美的油画。我哪里知道古朴气息就在稻香和田野季风的冲兑下回旋，楚国贵族王陵就安卧在这青山绿水间呢？

季节带走菜花，岁月敛去金黄。转眼我离开故乡四十年。感谢今年春天因了绵绵阴雨而延宕，感谢一年一度的花事隐喻新意和真情绽放，给游子预留足够的空间赶赴、解语、释放。

我凝视关庙山遗址，肃穆中透着深不可测的远古气息。这里已颓圮的房址、烧制壁墙，以及已馆藏的石斧等磨制石器、精美的陶盆、蛋壳胎彩陶等，映现六千年前的天地景象，昭示先民的生命指归和精神向往。历史花瓣洒落身上，笑容拂过脸庞，隐喻生命的消逝。眼前古意新象，细雨如丝。四面油菜青绿的花蕊挤挤密密，紧紧含苞，像年少时流连过花田的孩子们襟襟上的盘扣，羞涩而矜持，锁着春色。我看见那些年轻思绪的翼翅早已掠过雾霭，融入久远的灿黄。俯身回望这片包容王朝的梦想、接纳横亘岁月创造的土地，竟是如此厚重。她像一条涓流，连接起大溪与



巴金在朝鲜前线

次攻打红包山。前两次歼灭敌人后就撤回。第三次歼灭敌人后顽强坚守阵地，敌人连续五昼夜猛攻，我们坚决扼守，六连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固守阵地。敌人在喷火坦克的支援下，进攻十分猖狂。六连顽强拼搏，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信员刘顺武两人。赵先友命令通信员用步话机向我报告：“团长，敌人已上阵地，向我开炮！”我观察到赵先友两人与敌拼杀的身影，他俩退守防炮洞后，我命令炮群向阵地上敌人猛烈齐射，掩护反击小分队冲上阵地。

当我们夺回阵地后，发现防炮洞里静静躺着已牺牲的赵先友，通信员刘顺武牺牲后，手中仍紧紧握着冲锋枪。十多个敌人的尸体倒在他们面前。

战后，志愿军十九兵团批准二营荣立一等功，一营一连、二营五连立一等功，二营六连荣立特等功，被授予“英勇顽强守如泰山的钢铁连”光荣称号。赵先友追记特等功。

巴金听了张团长的简短介绍，很受感动，决定到六连去采访。这年他从初春到暮秋，在三八线上跑遍了一线阵地。一九五四年第二次又入朝鲜半年，采访无数指战员的英雄事迹。

根据巴金创作的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生动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事迹，影片中王成则是英雄赵先友的真实写照。

一九九一年夏天，英雄所在部队为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决定在部队营区建立一座三米多高的英雄赵先友塑像，敬请近百岁的巴金题词，请老团长张振川撰写碑文。巴金不顾年事已高题写了下面的文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巴金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

乡村情感

假如我画出某个家喻户晓的建筑，你却看不出画的是什么，那一刻尴尬该如何收场？比如，画面上分明是长城的样子。

我立即会看到你心目中的长城底片，那一定是“修旧如旧”后重现江湖的完美高大和流光溢彩，这样的惯性思维，岂能理解我的画笔下原汁原味、饱经沧桑的容颜——我是指山西大同的明长城，它是长城的另一种样子。作为明代九边重镇，大同雄踞在渤海湾和西域之间，东眺山海关，西望嘉峪关，像一个诚实坚韧的挑夫，用长达数千里的扁担战略性地挑起朝代更替、御敌守邦的历史辐重和战事循环。当我靠近天镇、阳高、左云一带时，才发现明长城是从未雕饰的古老建筑，除了勉强可辨的各类围堡，多为夯土、砖石堆砌的庞大废墟，高高矮矮，凹凹凸凸，或突兀于平川梁崩，或湮没于村舍阡陌，像一截截断裂的马鞭，一个个倒下的勇士，一只只失群的信鸽，总体看，像一个未经打扫的古战场，刀光剑影的留痕随处可见，流弹箭矢的呼啸似有可闻，千军万马的逐鹿恍若眼前。“这才是长城的样子”，我脱口而出。

陪同我的大同人如数家珍：“大同明长城总长八百多华里，配以内堡、外墩、烽墩、墩道，全国罕见。”他不无遗憾地喟叹：“可惜！更早的赵、秦、汉、北魏、隋、金长城，都已……”但在我看来，大同有了明长城，早先所有长城的投影和气息便都在这里了。我相信，当年秦始皇举全国之力修筑长城，绝对不是为了打造“工艺品”。他也许想过，长城的终极美丽就是残缺，甚至消失。但他一定没想到，就在几十年前，中华的热血儿郎们还坚守在长城内外，唱着英勇不屈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日月映血的长城早已遁入遥远的昨天，如今以废墟的形式融入大同人常态的日子和炊烟里，呈现出岁月原本的样子。恰是在这种样子里，历史有的基因，长城有；历史有的气息，长城有；历史的诉说，长城有；历史有的记忆，长城有。而废墟唯独在这里浴火重生生成生命的极致，生机勃勃，血脉贲张，仪态万方。我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行走在长城的生命谱系里，流连忘返于一个个城垛的伤口上、一处处撕裂的土堡里、一片片倒伏的垣墙前。那一刻，感觉时间倒流，从今至明，从明至秦，及至更远……

这是长城的样子，它不像某些现代意义的所谓旅游景点。有的游客沮丧地说：“这是长城吗？感觉白来了。”这话让我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实际上有自我追问的意味：我为什么才来？“天下雄关”嘉峪关在我的老家甘肃，“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毗邻我的第二故乡天津，我自然都是去过的，我甚至去过长城沿线更多的省市。有些长城被修葺一新，我也难以

长城的样子

秦岭

免俗地成为趋之若鹜的一员。直观印象中，修葺一新的同质化、模式化的长城，让人很难分清跨越时空的历史断章和战争碎片。我在某大学的一次文化讲座中感慨：“要让长城活着，必须留住它伤痕，乃至流血的样子。”大约五年前，京津政协系统搞文化交流，北京政协的一位委员告诉我：“我已提交了重建圆明园的提案，让圆明园死而复生。”我笑问之：“仁兄到底是要让圆明园死而复生，还是活而复死？”委员初愣，继而顿悟，遂成至交。

大同的长城为什么活着？也许是因为大同大不同之故吧。那天在大同明长城，我先是痛快地上了一曲古老的山西民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继而，在古堡内打了一趟劈挂拳。同行的《香港商报》记者给我录了下来，而某著名编辑家则为我为封了个壮士的美誉。壮士，约等于“不到长城非好汉”那种吧。当然，是不是壮士我心知肚明，但真正的壮士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城，也许不光是个审美问题。

偶尔打开视频，重温那个手眼身法步早已不如少年的自己，吸引我的依然是大同明长城的悲壮背景。恍惚间，我不知道“壮士”到底是从历史来到当下，还是从当下去了历史。

和朋友聊起大同之行，他说：“我终于有了心中长城的样子。”

凭海临风

我读黄河

布日古德

一部天书
一部最接地气的书
一部姓氏最全的百家姓
一部百科大词典
一部深奥的白鹿原
一部关于黄河留下的诗

我读黄河
课桌边、火炕上、窑洞里
总有一匹枣红马
沿着黄河的驿马古道奔驰而来
一盏麻油灯
初心鲜亮

我读黄河
折一枝杨柳，在庫布其的脊背上
书写着爷爷和我的名字
一把镰
血气方刚

我读黄河
边走边读
每一个夜晚，脚步沉沉地追着东去的浪花
河套里、谷子地

一副犁
厚重朴实

我读黄河，从村头的磨坊里
读到乡里的五孔窑洞
我读黄河，从小学读到大学

课本里，母亲的纺车
吱吱呀呀，每一尺棉布
都做了八路军最好的军装
我读黄河，父亲的独轮车
车过黄河，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老百姓唱起了新中国最美的歌

我读黄河
作业本上
总抒发着一片麦田的豪情
即便是那一片宁死不屈的葵花、红高粱
也是我和我的孩子
一辈辈永远写不尽的风景

我读黄河
读懂了黄河母亲一样百转愁肠
滩头里、几字弯
乡亲有多亲
乡愁有多重
一碗小米粥
一锅恰烙面
一场及时雨
一冬西北风

我读黄河
读懂了民族的肤色
我读黄河
读懂了“一带一路”
我读黄河
读懂了亿万人的中国梦

